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狐女恋痴郎

贾南 编

中国文联出版社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狐女恋痴郎

贾南 编

中国社会出版社

(京)新登字 02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贾南编著. —北京:中国
出版社,1996.3

ISBN 7-80088-792-8

I. 中… II. 贾… III. 民间故事:神话-中国-当代
IV. I27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6)第 02035 号

中国民间志怪故事系列

狐女恋痴郎

编者:贾 南

* * *

中国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西城区黄城根南街 9 号 邮政编码:100032

北京市金鑫达彩色印刷厂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开本:787×1092 毫米 1/32 印张:39

插页:30 字数 780 千字

1996 年 3 月第一版 1996 年 4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8,000 册 全套定价:41.40 元(共六册)

单册定价:6.90 元

ISBN 7-80088-792-8/I·100

目 录

县官逮鼠记	(2)
奇缘	(8)
赌鬼失鬼妻	(14)
蚂蚁精闹隐山	(20)
葫芦妹妹	(25)
三仙百果树	(31)
龙宫仙女	(34)
白蟒与红蟒	(42)
夜会鬼妻	(47)
少年俊竺	(49)
鬼惩色狼	(60)
假鬼作怪	(64)
蛇精诱倩女	(67)
樱桃情	(74)
少鬼做翁妻	(78)
鬼市穷鬼	(84)
狐女恋痴郎	(88)
阴阳人	(92)
渔夫鲫鱼	(95)

红梅树仙.....	(104)
李生姐妹配蛇郎.....	(107)
鼠仙堂传说.....	(116)
月里嫦娥.....	(127)
风水先生.....	(135)
淫鬼说法.....	(137)
人鬼恋.....	(142)
哑少夺众美.....	(148)
孤魂献计.....	(156)
寡妇与狗夫.....	(163)
十载人鬼恋.....	(167)
宝瓶收四鬼.....	(183)
酒色徒深夜失魂.....	(187)
盐仙.....	(197)



县官逮鼠记

县官逮鼠记

有个叫田庄人家的小伢儿去蒙童馆读书，走了一段路，看天要落阵雨了，就拚命的跑。半路里有一个破冷庙，他就跑进去躲雨。刚一脚跨进门槛，阵雨就滴滴嗒嗒落来了！这个小伢儿就坐在破蒲墩上打起瞌睡来，呼噜呼噜睡着了。

到了夜里，出来一批老鼠精！挑头的是一只老老鼠精。老老鼠精看见有个小伢儿睡在蒲墩上，高兴得哈哈大笑：“小伙子们！我们肚皮已经饿了好几日了，今朝这个伢儿自己送上门来，大家就勿客气哟！”小老鼠精也叽叽哇哇叫喊：“快动手吃呀！快动手吃呀！”乱喊乱叫一会，就挤到小伢儿的身边，扒衣裳的扒衣裳，脱鞋子的脱鞋子。结果，这个可怜的小伢儿，连骨头也不剩一根。

过了三日，这个小伢儿的父母还以为是蒙童馆里的先生留着自己的儿子读书，很是感谢！小伢儿的阿爸就拎着一个糖果包包，到蒙童馆去谢先生。先生呢，却以为这小伢儿生病了，也买了一点东西，去田庄家看望自己的学生。

就这样，两家在半路里相遇了。小伢儿的阿爸田庄说：“先生，先生，真要谢谢你！你留着我的儿子在馆里。”先生讲：“啊呀！你的儿子已经有三日勿来读书哟，我正要去望望他哩！”这样，田庄就和先生争执起来。田庄说：“我的儿子，明明白白，是

到你那里去读书的!”先生讲:“你的儿子,清清楚楚,已经有三日勿来读书哟!”田庄向先生要儿子,先生说田庄蛮不讲理。两家争论不休,大家就都去告官。

县官陆大头,块头大,做官清正。县官问田庄:“你有哪些理由向先生讨儿子?田庄答:“我的儿子是到先生那里去读书的。”县官又问先生:“你为什么告这个田庄蛮不讲理?”先生答:“他的儿子没有来读书,硬向我讨儿子岂非蛮不讲理?!”县官想了一想:先生讲得有理,可田庄是个老实汉子,勿会平白无故向先生讨儿子,其中必有蹊跷!县官劝解着说:“你们两家人都好好想一想这三日当中的头一日,发生了些啥情况?”田庄和先生很快就想起来了,一同讲“头一日早上落过一场阵雨!”接着,县官问田庄:“你的小伢儿有没有带雨伞?”田庄答:“没有带雨伞,他出门后,顷刻变了天!”县官一眯眼,又问田庄:“你是个有经验的田庄汉,估计你儿子走到哪里躲着这场阵雨了?”田庄答:“哎——,大概他已走了两里路光景。”县官又问先生:“蒙童馆距离田庄家有多少路?”先生答:“足足四里。”县官宣布说:“退堂!让我去查看查看再讲。”

县官陆大头,当即改扮成平民百姓,带着一名童儿去查访,中途人家都讲没有留着别人家的小伢儿。县官又根据田庄讲的,找到了破破烂烂的冷庙。

县官走进冷庙一看,只有几个坍塌排排的菩萨,一个破蒲墩,还有一个搁在木架子上的大牛皮鼓。县官看了后,说:“这个冷庙,离蒙童馆二里,离田庄家也是二里,附近又没有人家,那小伢儿可能就在这里躲阵雨。”童儿讲:“大人说得有理。”县官商定和童儿躲在那里面大牛皮鼓里过夜,看看动静。

天一黑，老老鼠精又带着一批老鼠精进冷庙来了。老老鼠精一看没有东西好吃，就叹起冷气来了：“唉！三日前吃饱了一顿，看样子今朝捞勿着东西吃了。”小老鼠精叽叽喳喳讲：“是罗，是罗，怎么办呀？”躲在大牛皮鼓里的县官说话了：“喂！你们要吃东西，明朝这辰光再来！”老老鼠精乌眼珠骨碌一转，见四下无人，便问道：“放话的是什么人？你在哪里？”县官答话：“我是鼓皮牛大！你们老鼠精是看勿到我的。”老老鼠精想：说勿定也是一个吃人的精怪，就回话：“好的！明朝夜里就看你的本领了。”县官又说：“我讲话从来算数，你们天一黑就来！”

老老鼠精说：“误勿了！误勿了！明朝天一黑来。”老老鼠精一声尖叫，带着这批小老鼠精走出了冷庙。

第二日夜里，县官陆大头带领大批人马，十几桶火油在冷庙四周隐避下来。天一黑下来，老老鼠精果真带着一批小老鼠精溜进冷庙。县官从茅草窝里立起来大喝一声：“烧！”隐避着的人马，都“嗖”地蹦了出来！围住冷庙，浇上火油，点火烧了起来。老鼠精都在火中烧死了！发出一阵阵老鼠毛肉的焦臭气。县官和大家都很高兴。

哪晓得老老鼠精没有烧死，偷偷从地道钻出来逃到了京城里。恰好皇帝选妃子，他成了一个嗲声嗲气的美女，被选进了皇宫，成了皇帝的爱妃！

老老鼠精为了向县官陆大头报复，便在皇帝面前伊伊呀呀装起病来：“呜呜呜，我的病什么宝贝药都医勿好，只有一个叫陆大头的县官医得好。”皇帝讲：“这还勿容易，把他宣进来当御医好啦。”老老鼠精说：“呜呜呜！不是叫他当御医，我要吃他的心肝，病才能好。”皇帝哈哈大笑讲：“爱妃不要哭，这还勿

容易，马上把陆大头叫进京城来好了。”皇帝立刻下了一道圣旨。

县官陆大头接到圣旨，马上动身去京城。县官一路上想：皇帝咋会晓得我这个小小知县陆大头呢？他想来想去想勿出一个名堂来。县官在路上遇到一个姥姥。姥姥对县官讲：“你这次去京城凶多吉少！”县官说：“姥姥，我也在这样想，皇帝咋会晓得我这个小小七品官的？”姥姥讲：“倒有办法救你，我给你画几只猫！”只见那姥姥右手一挥，就从手指头上滴滴嗒嗒流出墨水儿来！姥姥叫县官摊开两只手底板，在上边各画了一只猫。姥姥又叫县官脱下袜子，在他的一双脚底板上各画了一只猫，天再热也勿能洗掉；你脚上的一双袜，天再热也勿能脱掉。这四只猫会救你的！”县官点头答应。县官走了一阵，又被姥姥喊回，在他胸脯上又画了一只猫。姥姥一再叮嘱说：“你勿遇到困难，天再热也勿要解开衣襟来！”姥姥的话音一落，就无影无踪了！

去京城有千把里路，县官走了七天七夜，天太热，他再也忍不住了，就到河边去洗把脸、喝了口水。哪晓得一洗手，扑通两声，两只小獭猫从他的手心里跳进了河里！他想洗洗脚，刚脱下袜子，只见两只野猫从脚底板下钻出来，逃到山上去了！

这辰光，县官才想到，那个姥姥一定是想搭救他的神仙。可姥姥画在县官身上的五只猫已经逃走了四只！县官想，画在他胸脯的这只猫，千万勿能让它逃掉。县官走啊走，走得汗流浹背，抓一把衣裳搅得出水来。但是，县官决心就是热得像火烧，也勿解开衣襟来。

县官陆大头，整整走了七七四十九天，才气急拉呼地走到

了京城，来到皇宫面前。手拿刀枪的卫士喝道：“你来此作甚？”县官说：“是皇上宣我来的。”卫士问：“你姓甚名谁？”县官说：“知县陆大头。”卫士“哼”的一声，立刻把县官五花大绑，推进皇宫，反锁进一间小屋子里。

皇帝和老老鼠精变的爱妃这时正在皇宫御花园赏花。一名御医匆匆忙忙赶去，跪在皇帝面前禀告：“万岁！县官陆大头捉拿在押。”老老鼠精哈哈大笑，说：“去！你们照着我开的药主办就是了。”

过了一会儿，老老鼠精又拉扯着皇帝说：“皇上，我想亲眼看看，刽子手是怎样取药的。”皇帝讲：“唉！爱妃，这有什么好看的？还是走吧！”老老鼠精又撒着娇说：“我才不怕呢！我就喜欢看新鲜。再讲，如果搞错了，不是陆大头，吃了病也不会好的。”皇帝讲：“爱妃，依你！依你！哈哈，你这美娇娇还吃过豹子胆的哩！”皇帝叫太监传说，把陆大头拿到御花园，让爱妃验明正身取“药”。

陆大头被押到御花园，听到皇帝和妃子在讲挖心取肝的事，十分气恼！他料定自己遭了暗算。

县官脑子一激冷，记起了姥姥的话！便猛一挣扎，用嘴咬开了衣襟。只见一只毛光闪亮的金丝猫，从他的胸脯上跳出，“喵唔”一声，扑到皇帝身边的爱妃身上！顷刻间，这妃子原形毕露变成了老老鼠精。金丝猫就同这老老鼠精斗了起来！不到一筒烟工夫，金丝猫“阿唔”一口吞进了老老鼠精，嘴巴边露出有二三尺长的尾巴！金丝猫一个虎跳，便无影无踪。县官才明白过来：原来这老老鼠精没烧死，逃进京城摇身一变成了美女，迷住皇帝成了皇帝的爱妃。宣他进皇宫，掏心取肝，是老老

鼠精对他的报复！

金丝猫吃掉老老鼠精，这一下可把皇宫弄得乱哄哄。皇帝早已吓昏过去，皇宫里的人逃的逃，躲的躲。县官就趁这一片混乱中溜之大吉。

县官陆大头回到县城后，就把田庄和先生找了来，一五一十地讲明了情况，劝他们两家人重归于好，又向那失去儿子的田庄安慰了几句。

没有过了几日，县官陆大头亲自写了一块碑文，把碑立在火烧了的破冷庙废墟上，时间一长，碑文风化了，连讲故事的老辈也都说不清了。

奇 缘

元成宗大德年间，扬州（今江苏扬州）有个姓吴的人，家里很富有，他曾担任过防御史，住在春风楼的旁边，与一户姓崔的官宦人家为邻居，两家交情很深。崔家有个儿子，名叫兴哥，吴家有个女儿，名叫兴娘，两个孩子都还年幼。崔家请求要兴娘给兴哥做媳妇，吴防御史答应了这门亲事，崔家用一枚金凤钗作为信物。不久，姓崔的到远方去做官，共 15 年，连一个字的音信都没通。吴家女儿兴娘生活在深闺中，已经 19 岁了。她母亲对吴防御史说：“崔家公子一去就是 15 年，不通音信，兴娘已经长大成人；不要固执地信守从前的婚约，让她错过了结婚年龄。”吴防御史说：“我已经把她许给老朋友家了，况且婚约已经确定，我难道是那种不讲信用的人吗？”女儿也因为盼望崔生，崔生没有到来，她就得了病，卧床不起，半年时间就死了。父母哭得非常伤心。到入殓时，她母亲拿着金凤钗拍着女儿尸体哭泣说：“这是你丈夫家的东西，现在你已经死了，我留着这个还有什么用处？”于是就把金凤钗插到她的发髻上把她殓起来。殓了两个多月，崔生来到了。吴防御史把他请进来，问他多年没通音信的缘故。崔生说：“父亲任宣德府的推官死了，母亲已在前几年逝世了，现在已经服丧完毕，所以不远千里来到这里投亲。”吴防御史流下眼泪说：“兴娘命运不好，因

为思念你，得了病在两个月前带着遗憾死去，现在已经把她殓起来了。”就带着崔生进入内室，到她的灵位案前，焚烧纸钱替她祷告，全家人都非常悲痛。吴防御史对崔生说：“公子父母已经死了，道路又遥远，现在既然来到这里，可以就吃住在我家。老朋友儿子，就是我的儿子。不要因为兴娘已死，就把自己当成外人。”就让他把行李搬来，在门旁的小屋里住下。

住了将近半个月，正赶上清明节，吴防御史因为女儿新死的缘故，全家去上坟。兴娘有个妹妹名叫庆娘，已经17岁了。这天她也同父母一起上坟去，只留下崔生在家看家。上坟的人到黄昏才回来，天色已经昏黑，崔生在门左边迎接他们。有两辆轿，前边的轿已经进院，后边的轿来到崔生跟前，好像有件东西掉到地上，发出铿锵的声音。崔生等轿过去，急忙拾起来，一看原来是一个金凤钗。想要把金凤钗交还给院内，可是中门已关上了，不能进去。于是就回到自己住的小房里去了，拨亮灯烛，一个人坐着。自己考虑婚事没成，单身孤独凄苦，寄居别人门下，也不是长久之计，想到这里就长叹几声。刚要躺下睡觉忽然听到敲门声，问话又不回答，过了一会儿又敲门，像这样共有三次。崔生就开门观看，原来是一位漂亮的少女，站在门外。她看见门已打开，就提起衣裙进来，崔生非常吃惊。少女低头屏住气息，向崔生小声说：“您不认识我了吗？我就是兴娘妹妹庆娘。刚才我把金凤钗扔到轿下，公子捡到了没有？”说着就挽住崔生一起睡觉。崔生因为庆娘的父亲待他很亲厚，就推辞说：“不敢做这种事情。”再三严厉拒绝，少女忽然红了脸，生气地说：“我父亲用对待侄儿的礼节对待你，把你安置在家中。你竟然在深夜把我诱骗到这里，要干什么？我要向父亲控

告你，把你告到官府去，一定不能放过你。”崔生害怕，迫不得已就顺从了她，到天亮，少女才离开。从此以后，她在黄昏时偷着进来，天亮时偷着离开，来往于门边的小屋，共有一个半月。

有一天夜间，少女对崔生说：“我住在深闺中，您住在院外，今天的事情，幸亏没有人察觉。实在怕是好事多磨，佳期容易受阻，一旦形迹败露，父亲怪罪下来，像锁鹦鹉一样把我关在深闺，像打鸭一样惊散了我们这对鸳鸯，在我这方面，本来是心甘情愿的，对于你恐怕要遭到连累，有损你的美德。莫不如我们事先想办法，带着重宝逃跑，或者隐藏到农村去，或者藏身到外地去。差不多还可以自由自在地白头偕老，不分离。崔生认为她的计策很正确，就说：“您的话也自有道理，我也正考虑这件事。”他就考虑自己孤苦伶仃，身边没有亲戚朋友，即使要逃跑，究竟能跑到什么地方去呢？他曾经听父亲说：有个旧日的仆人叫金荣，是个讲信义的人，住在镇江的吕城，以耕田为业。现在前去投奔他，差不多不会拒绝我们。到了第二天夜间五更时候，崔生与少女带着很少东西走出去，雇船渡过瓜洲，奔往丹阳，向村民询问，果然有金荣这个人，家中很殷实富有，现在当本村的保证。崔生十分高兴，直接来到他的家门，到了以后，开始互相并不认识，崔生说出他父亲姓名、官职、家乡和自己的乳名，金荣才记起辨认出来。金荣就设灵位哭吊他的主人。让崔生入座，自己下拜说：“这是我家的公子。崔生把来这里的缘故全都告诉了他，他就把正房让出来，给崔生他们住，侍奉他们就像侍奉旧日的主人一样，供给的东西特别丰厚。

崔生住在金荣家，将近一年。少女对崔生说：“开始的时

候，害怕父母责备，所以像卓文君私奔一样与你逃跑，是出于不得已。现在旧的粮食已经吃没了，新的庄稼已经丰收了，时间像流水一样过去，已经有一年了。况且疼儿女的心情，人人都有，现在自己回去，父母会因为同我再见面而高兴，一定不会怪罪我们。何况父母生养了我，没有比这个恩情更大的了，哪有永远断绝关系的道理呢？我们何不回去见他们呢？”崔生听从了她的话，与她一起渡过长江进入扬州城。将要到她家时，她对崔生说：“我逃跑一年了，现在突然与你一同前去，恐怕父母生气，你应该先去观察探听一下，我停船在这里等你的。崔生临走时，她又把崔生叫回来，把金凤钗交给他，说：“如果他们疑心，拒绝接见，你就拿出这个给他们看，就可以了。”崔生来到吴家大门，吴防御史听到这个消息，非常高兴地出来接见他，反而向他道歉说：“以前照顾不周到，使您不能安心住在这里，到别处去了，是我的罪过，希望不要怪罪我！”崔生伏在地上叩拜，不敢抬头看他，口中不断地自称死罪死罪。吴防御史说：“你有什么罪过？突然说出这种话来。希望你说明白，解除我的疑虑。”崔生站起来，说：“以前因为儿女私情，我和您女儿秘密干了蠢事，背上了不义的名声，犯下了私通的罪过，不通报您就娶了她，偷着带她逃跑，逃窜到乡村，使她长期不能与您见面，也没有向您通个音信，虽然我们的感情比夫妻还深厚，怎敢忘记父母的恩情！今天我携带您的爱女，共同回到娘家，希望您能体谅我们的感情，宽恕我们的大罪，使我们最好能白头偕老，永远结为夫妻，您老人家有溺爱女儿的恩德，我也有成家的欢乐，这是我的愿望，只希望您能怜悯我们。”吴防御史听到这些话，惊讶地说：“我女儿有病，卧床不起，连稀

粥都喝不进去，翻身都需要人帮助，哪里会有这种事情呢？”崔生以为他是害怕有辱家门名声，所以才说假话拒绝他，就说：“现在庆娘就在船上，可让人把她抬来。”吴防御史虽然不相信，然而却让仆人骑马前去观察，仆人到了船上，什么也没有见到。吴防御史正要崔生发火，责备他用娇言骗人，崔生从袖中拿出金凤钗献给他。吴防御史见了金凤钗，才大为惊讶地说：“这是我的亡女兴娘的殉葬品，为什么到了你手里？”正在疑惑不解的时候，庆娘忽然从床上一下子站起来，一直来到堂前，拜见她的父母说：“兴娘不幸，早早死去，离开了父母，被远远地抛弃到荒郊野外。然而与崔公子的缘分还没断绝，今天来到这里，也没有别的意思，只是想要用我的妹妹庆娘，接续这桩婚姻。如果听从我的请求，那么她的病就痊愈；如果不听我的话，她的性命到现在就结束了。”全家都惊异害怕，看她的身体是庆娘，可是她言语举止正是兴娘。父亲追问她说：“你已经死了，怎么能又在人间制造这种惑乱呢？”她回答说：“我死的时候，阴曹因为我无罪，不再拘禁我，让我隶属于后土夫人帐下，掌管笺奏等事。我因为人间缘分没有完结，所以特意请假一年，来与崔公子结束这段姻缘罢了。”父亲听她说得恳切，就答应了她的请示。她就严肃地拜谢，又与崔生拉着手流泪告别，并且说：“父母已经答应我了！你好好当女婿吧，千万不要因为有了新人就忘了旧人。”说完，大声痛哭，倒在地上。大家看她，已经死了。急忙用汤药灌她，庆娘过了好长时间才苏醒过来，病已经好了，行动和平常一样，问她以前的事，都不知道，好像做梦刚醒来一样。

于是就选择吉日，为崔生续婚。崔生感激兴娘的深情，把